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論卷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邢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孔子

學而章旨

先聖父叔梁此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  
斂娶施氏生之意總一學字貫首節時  
九女無子妾習而說得此學也中節朋  
生孟皮病足來而樂公此學也未節不  
乃求婚於顏淵而君子成此學也工夫  
氏類氏三女全重在時習上三節各上  
以幼女徵在句學字有朋字人不知字  
妻之徵在禱宜略頓方覺下面數字有  
於尼丘之山進步三不亦乎字有使其  
至孔子因名自證自驗意

曰丘未生時 學而節旨  
有麒麟吐玉 上句是為學不已其功下  
書於闕里其言自得於心也學兼知行  
文曰水精之註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  
子繼哀周為知言也復其初者復本性

論語是議論語是答述此書是記孔子平日與門弟子  
講學論治相問答之言語故名曰論語分上下兩篇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  
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 子是孔子姓孔名丘字  
仲尼魯國人是說

學而時習之

學謂所知所行皆效先聖賢之所為也  
而是承上起下之辭時習是時時溫習

無間斷其功之指所  
知之理所能之事實

不亦說乎

不亦猶云豈不也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  
也乎是贊歎辭也先後後賢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

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  
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

治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於我故說也夫子示人心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曰人性皆善欲明善以復其初端有賴於學矣然每苦其難而不說者以學之不熟  
故也若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者益

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滿  
泳不亦怡然自得其進自不能已乎

○有朋自遠方來

自是由來是

不亦樂乎

樂

素王顏氏異之善以行言也重時習上  
之以繡紱繫悅字形容時習之驗須得  
騰角信宿而只可自喻不能告人意不  
云誕生之夕亦字有不期然而然意  
有二龍繞室 有朋節旨

石老降庭五 上句言學致同類之從下  
也顏氏之房 是慶吾道得廣其傳也重  
聞鈞天之樂 聲氣一路悅屬自心樂兼  
空中有聲云 人已有廣狹而無淺深

天感生聖子 人不節旨  
故降以和樂 上句言學至於不人下  
之音孔子生 是信其為成德之士也重  
有異質 不愠上要說得細註可玩  
有子 愠與憂有別憂者為天下

有若魯人為是公底愠者為一已私  
人強講好古 底君子地位儘高  
道○孔子既 有子章旨

沒弟子思慕 此章有子欲人務孝弟以  
之以有若狀 行仁上節言人能孝弟自  
似孔子相與 無不仁之事已伏下節案  
其立為師如 而下節極言孝弟之量以

歡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樂言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吾之悅雖深亦未能達於外也今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則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  
眾將見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所不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不亦  
歡欣宣暢比於 人不知 人泛指眾人上而君相下而士  
民皆在內不知是不知其學也 而不愠 不愠只不  
悅更為發舒乎 ○人不知 民皆在內不知是不知其學也 而不愠 改其悅樂 不亦君

君子兼誠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乎 高養粹說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  
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言學  
足以及人固為可樂苟人或不見知而心稍有不平則猶有近名之累尚未足為君

子也若今人不我知處之泰然略無愠怒之意則吾致吾知而境之逆者不足以搖  
吾心也吾力吾行而事之變者不足以易吾志也品詣純粹不亦卓然 顧勝士云  
特立而為成德之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以至於君子學之能事畢矣 言學字自是  
徹首徹尾工夫說就其中自得者言樂就其中及人者言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 為人是為子  
為弟之人 而好犯上者鮮矣 犯上如疾行先長之類是  
小不順的事上如分專於

我年長於我者皆是不好犯上 是過 脈語 而好作亂者 作亂是大 未之有也 決無 有  
單指父兄者作人字看 脈語 而好作亂者 作亂是大 未之有也 決無 有  
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  
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言

孔子時也他申明上節意總見孝弟之

日弟子進問

重不可不先務也

曰昔天子出

有子節旨

行使弟子持

首句一頓不好犯上作亂

兩具已而果

一直說下見得人能孝弟

兩弟子問曰

則其心和順豈有不仁之

夫子何以知

事就現成說此為人與下

之子曰詩不

為仁為字虛實不同

云乎月離於

君子節旨

星傳滄沓矣

此節極言孝弟之重首二

昨暮月不宿

句泛言君子務本有益下

舉乎他日月

是推其本之所在也務有

宿異竟不兩

聚精會神意立有栽培牢

商瞿年長無

固意生有活潑洋溢意本

子其母為娶

立無工夫工夫全在務字

室孔子使之

上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

齊魯母請之

本而孝弟實行仁之第一

孔子曰無曼

事故亦可名曰本

瞿年四十後

補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

有子欲人務孝弟意自天下惟孝弟為至重誠使其為人也能孝以善事父母弟以善事兄長則其心和順而好子犯在上之人者鮮矣既不好犯上而不為小不順之事願乃好作亂而為大不

順之事者未有此理也

○君子務本

君子是有仁民

愛物之責首

本立而道生

生是

孝弟也者

孝弟即指

其為仁之本

為字解作行字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

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道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

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

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屬嘗有孝弟來

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力於根本蓋以根本既立而其道自生凡事皆然而況於孝弟乎若吾所謂孝弟也者本一念之和順推

之仁民愛物皆是心也其則行仁之本與學者務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矣豈但犯

亂不作

而已哉

○子曰巧言令色

巧是有心要好意言指接人言辭

令是有意要善意色指一身容貌

鮮矣仁是心之德言善也好

鮮作亡字看

巧好令

子已而果然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先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大

敢問夫子何生所以將為守屬仁字讀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以知此有若 藹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戒人不可徇外意曰有德者必有言根心者必生色言與色未始非仁也若巧好其  
默然無以應 乃推行仁道之大自此始 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則是務外而不務內小矣其心德之仁矣學  
遂避師席○耳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者可不知  
檀弓子游曰 主於孝弟之一理也仁就所戒哉

其哉有子之 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  
言似夫子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吾是我日是每日三省是以 為人謀是代人 而不忠乎 忠  
三事省察吾身此句且虛 謀事

此章成人徇外也上句是盡心有視若 與朋友交 朋友是同類之 而不信乎 信是誠實不欺凡事專謂受師  
致飾於外下句是喪其中 已事之意 朋友交是相交接 而不信乎 皆實不但言語也 傳之傳 不

之所有講巧令須與仁字 習 習兼知行工夫三乎字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勤勤與後足恭章不同 俱問心之辭正是省意 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

矣者夫子渾厚之辭要說 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  
得婉然辭雖婉而警人之 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意甚切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

三省全旨 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此章曾子切自欺之學也 曾子自言省身之要曰吾於每日之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省維何如謀貴於

以吾身句作冒下三句正 忠吾之為人謀也得無此心未盡而不忠者乎交友貴信吾之與朋友相交也  
詳其事當以省字貫省兼 得無此心未孚而有不信者乎傳貴於習吾之受傳於師也得無此心意惰而有不

註改之加勉二意非是截 習者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三者皆吾身所日成就以為省也蓋曾子之學隨事  
然不省別事只是見得此 省察而力行之故 三者皆切於身故特舉言即註所云為學之本也看來不忠不

三事實有繼毫未盡處省 其用功之密如此 信不習是當下便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敬是此心專一不敢輕慢事是國 節用而愛人 節不

馬融曰司馬 較急耳為人謀主一事說 法六尺為步 與朋友泛說忠存於已就

步百為畝畝心上說信見於物就事上  
傾啻乃是裁抑冗費用是國家

百為夫夫三說戒自欺是曾子一生得  
支用愛是保愛人兼臣民說

為屋屋三為力學問謀不忠交不信傳  
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乎此五

井井十為通不習均切吾身故欺人欺  
者亦務本之意也○禮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

通十為成成友欺師總為自欺但三不  
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出革車一乘字須說得細微方合曾子  
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

干乘之賦其身分平字正省字精神乃  
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

地千成○包百已搜尋有疚處  
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

咸曰古者井道于全旨  
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管子論

田方墾為井此章論治國之要本君心  
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言治國之

十井為乘百說五者皆政之大亂未及  
要曰人君治千乘之大國其要有五國之事至難理也必主一無適以敬其事而猶

里之國適千政之詳者如禮樂刑政綱  
慮生擗貳之端則誠其號令而信於民焉國之用至難給也必量入為出以節其用

乘也○朱子紀文章諸條件也但君心  
而猶慮開寬恩之漸則周恤保養而愛乎人焉至於國有興作役使於民則以農隙

曰車乘之說即於事上見之敬者處事  
之時而不敢妨其耕耘收穫之務焉治國而能行此五者則大本立而禮樂刑政可

疑焉氏為可無忽心信者臨民無欺心  
次第

據馬說八百節者用財無侈心愛者待  
舉矣

家出車一乘人無忍心以時者無自便  
○子曰弟子是為人弟入則孝人是在家庭內孝出則弟出是在宗族間弟謹而信

包說八十家妨民之心照註五者平列  
為入子者入則孝就奉養定省說出則弟就遜順讓說

出車一乘一有缺一不可意者數者以  
謹是所行謹慎凡出入起居動

乘甲士三人敬為王及反覆相困之說  
作威儀皆是信是所言誠實

步卒七十二俱係推原敬信節愛句內  
於眾行有餘力行是行上數事餘力是

人牛馬兵用用兩而字見道千乘者既  
人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數者而數者亦在其中信之有常

於眾行有餘力行是行上數事餘力是  
則以學文數者而數者亦在其中信之有常

則以學文數者而數者亦在其中信之有常

獨糧悉具恐  
非八十家所  
能給也

須如此又須如彼也時使  
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  
謂詩書六藝之女○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已  
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人德矣洪氏曰未有  
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為天子示幼學之準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  
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宣為弟子者入於內則溫清定省以盡其孝  
出於外則徐行後長以盡其弟由是行必致其謹而有常言必主於信而有實又必

至冬乃役則在農學是  
和以時大綱此云農隙兼  
春夏秋乃時中節目

此章端蒙養意交行不平  
蓋重行而濟以文也弟子  
一字作一冒責成弟子正  
實事亦足以發本來之聰明矣和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子夏

上商字子夏  
衛人迎送必  
敬上交下接

見父兄之教不可以不先  
弟弟子所以立本謹行信  
言弟子所以持身愛眾親  
為者

弟弟子所以立本謹行信  
言弟子所以持身愛眾親  
為者

勢所能  
事君能致其身  
致身不必限定捨身只是鞠躬  
盡瘁不論常變不顧利害皆是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信是言

商之行也○  
仁弟子所以接物餘力字

雖曰未學  
雖曰是設言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學以明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  
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

上商習於詩  
能誦其義以

以二字甚緊恐一息偷閒  
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  
誠學末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

文學著名為  
便一息放心也倪氏曰文

誠學末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

人性不弘好  
行二者以本末重輕言則

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論精微時人  
行為重此章先行後文是

無以尚之嘗  
也以知行先後言則文為

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  
送喬見讀史  
先四敘章先文後行是也問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先四敘章先文後行是也

問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夏

志者曰晉師

賢賢全旨

伐秦三豕渡

此章見學書敦倫意上四

重躬行之實學白學莫貴於盡倫有人於此賢人之賢而御似移易其好色之心其

河子夏曰非

句是著其誠於盡倫下二

身能委致其身而不顧其事君何誠也與朋友交則言如是心亦如是而無不實之

也已亥耳請

句是斷其有得於學也四

言其交友何誠也若而人者雖曰未嘗從事於學而其大倫之克盡吾必謂之已學

史志者問諸

句俱以誠字貫指現成說

矣何必拘拘於文

晉史果然於

易竭致有四字最重正見

藝而後為學哉

是衛以子夏

誠處下許其為已學亦正

○子曰君子

指自修

不重則不威

不重是氣質輕浮意兼語言動

為聖孔子卒

在此誠上雖曰二句不過

有暫得暫失意

重厚重威嚴固堅固也

輕乎外者必不能堅

夫子示人以自

後居西河教

抑揚其辭以見其深於學

亦承不重來

言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言修之全功曰厚

授魏文侯師

注中生質句不重于夏是

重所以蓄德也為君子者苟動容之間不以厚重自持則示人以可慢之形而不見

事之而詬國

鐵砭學人非是激入廢學

有可畏之威吾知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雖有所學亦隨得隨失而不堅固矣是

政焉○子夏

大抵聖門論學原在人倫

以君子貴

○主忠信

主是常存意忠信人

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

曰詩之於事

日用做工夫人若實能盡

以君子貴

○主忠信

主是常存意忠信人

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

也昭乎若日

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饒

厚重也

○主忠信

主是常存意忠信人

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

月燦乎如星

夔峯曰必好善有誠方能

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言

忠信所以進德也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為主

言不言則已言必忠信不行則已行必忠信止

辰上有堯舜

行下三事可見賢賢是為

之道下有三學第一要著

而思動而為無一念之

虛偽則學之本立矣

○無友不如己者

友作交字看不如己者

是學問不似我者

王之義雖居

不重章旨

已則無益

至於取友所以輔仁故必擇勝已者交

言友所以輔仁不如

蓬戶之中彈

此章言君子自修之道首

而有損

言之而毋友不如己者則學之資裕矣

○過則勿憚改

過是無言勿亦

琴以詠先王

節為學之基次節為學之

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

禁止

之風亦可以本三節恐人累我之學

四

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發憤忘食矣

節恐我自累其學前二節

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各單講後二節作對可也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  
不重節旨  
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

此言自修之道要厚重首  
焉改過所以自新故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苟安而學之  
言累去矣此合內外人已以為功君子自修之道如是也  
不感而學不固者是

弊見厚重之不可已也重  
舉為學之弊欲人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  
友改過者是舉為學之要欲人知所用其功

在正衣冠尊瞻視上  
主忠節旨  
○會子曰慎終追遠 慎終以喪言 民德歸厚矣 民德是民孝思之德歸是慎終者  
復還本有意厚是不偷謹言喪盡其

此言自修之道在於存誠  
忠信兼所存所發看忠為  
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

實心信為實事  
無友節旨  
化之則其德厚會子示至孝之化曰民之厚薄惟上所致若為民上者致慎於終而

此言自修之道當慎取友  
亦歸於厚也喪盡其禮追思於遠而祭盡其誠則上之德厚矣由是下民化之亦  
皆慎終追遠復其德之本然而歸朱子曰慎終追遠乃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自

友者交也是活字不如已  
於厚矣為人上者可不端本哉  
不正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加此則  
即上厚重忠信不若已也  
已德厚矣故民亦化而厚須知是說民德不是說民

過則節旨  
此言自修之道當速改過  
風風有清瀾德無同異孝親之心正是所同得處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謂凡所 必聞其政 聞是商度是非議論得天  
至之邦 之謂政指邦之綱紀法度

子禽  
充齊人子車  
過亦就在偶不厚重不忠  
弟陳子車死  
信不擇友之失上看  
於衛其妻與  
慎終全旨  
因革損  
益者  
求之與  
心去問邦君  
抑與之與  
與是邦君有心問夫子二  
子禽姓陳名亢  
其家大夫謀  
此章為當時為民上者忽  
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九子貢  
子禽不知夫子聞政之由故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  
以殉葬定而  
略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  
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天下凡至於是邦也必聞其一邦因革損益之政果  
後陳子亢至  
而發要歸重在上者說慎  
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以告曰夫子終單指父母追遠自父母

狹莫養於下至遠祖皆然此正自處於

請以殉葬子厚處歸厚亦只是慎終追

尤曰以殉葬遠而各念所生也歸字妙

非禮也雖然可見厚是固有酌

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此章見夫子盛德感人之

矣得已則吾妙重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欲已不得已句上節子禽之問是疑以

則吾欲以二求聞政下節子貢之答是

子着之為之言以得聞政子禽意原重

也於是弗果在求子貢提出一得字全

用在自然與有心上分別求

與皆是有心得則自然

子貢

衛人田常欲

作亂於齊憚

高國純晏故

移其兵欲以

伐魯孔子聞

之謂門弟子

曰夫魯墳墓

所處父母之

夫子有意於邦君求之而得聞與抑邦君有意於夫

子與之而得聞與是子禽以常人之情窺夫子也

得之溫卽不慘暴不刻薄意良卽平坦無險破意恭訓莊敬莊主容敬主心中發

外也儉卽容貌收斂而不放肆非儉約之謂讓卽不矜已而推善以與人意得

之是得聞其政有人君

感悅來就而取正意

夫子之求之也

就搭上言此是夫子之

求之以溫良恭儉讓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五言異乎他人之求必屈已訪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

上問而後得也要覓未嘗求意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

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

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

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

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

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望而樂告之者

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曰士貢曉之曰天子之問政非求亦非與也蓋其盛德積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言中光輝發外但見其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

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耳

天曰得之卽擬之爲與不可也而何況於求是夫子誠不可以求言也然亦何必不

以求言就子所云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言那

人之所爲求之與而奈何以求與淺視之也噫若子貢者洵可謂善觀聖人矣不疏

云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

國國危如此於外然亦皆就子貢看出  
二三子何為在夫于初不自知也五德

莫出子路請雖一時俱形還宜逐字發  
出孔子止之揮得字方有根據畢竟邦

子張請行孔君與之而後夫子得之然  
子弗許子貢不謂之與者與則發自邦

請行孔子許君得則感自夫子也未二  
之故子貢一句借其來字而反言之以

出存魯亂齊明夫子之未嘗求耳須依  
彼吳疆晉而語氣含蓄譎下而不求之

霸越○子貢意躍然於言外方可  
富相魯衛家父在全三言

累千金卒終此章論觀人于之法為父  
於齊○齊景子志趨事為不同者言之

公問子貢曰上二句觀志行大概以知  
孔子之聖何其人之善惡下二句就觀

如子貢曰賜行中細看其用心之厚薄  
終身戴天不語氣相因遞下重在不忍

知天之高也忘親上輯語云開口便說  
終身履地不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

知地之厚也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  
賜之事孔子纔講孝則上而說箇甚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在權不由已志即行  
父沒觀其行父沒便見事權由已行即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句緊連觀其行說無改是心不忍改道  
猶事也是父平日所常行者略就好邊說可謂孝矣

言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  
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字子論夫子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夫改者耳  
人子之法曰欲觀人子之孝不於其迹而於其心當父在之時已不得以自專故但

觀其志向之邪正及父沒之後始得以自專故觀其行事之得失然亦未見其孝也  
又必父沒三年之後無遽改於父所行之道焉雖

得以自專之時猶有不忍死親之心斯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和對嚴字看先王之道先王乃制禮者道即禮  
斯其有得於和斯其所以可貴而為美耳

從指天下後世言之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  
指先王所制之禮言言之為禮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有子維禮意曰禮在天下本是嚴肅然皆出於自  
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曰然而非勉强故其為用必和而不迫安於天理順

乎人情乃為得禮之本意而可貴是禮也即先王之道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斯其所以為美而可法可傳故天下後世小事而曲禮三千大事而禮儀三百莫不

斯其所以為美而可法可傳故天下後世小事而曲禮三千大事而禮儀三百莫不

禮之章旨

晉如湯操壺

杓就江海而

飲之滿腹而

去又安知江

海之深乎景

公曰子得毋

太譽乎子貢

曰賜何敢譽

尚慮不及耳

賜譽仲尼譬

如兩手捧土

而附泰山其

無益亦明矣

使不譽仲尼

譬如兩手搥

泰山其無損

亦明矣景公

曰善哉豈其

舍子貢請束

由於先王

之道也

下名分皆

缺略矣

復有所不行

矣所以流蕩

以斯為美而

范氏曰凡禮

生也若有子

禮之全體也

者宜無不可

情之過則亦

嚴則拘拘非

肆亦非禮也

裏更有甚禮

便是不可行

有所不行

有是容或有

能推之天下

知和而和

是徒知其和之名而

一於和蓋把尊卑上

見恣情徇己承上文而

欲不可行言如此而

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程子曰禮勝則維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和者樂之所由

夫禮既貴乎

和則凡為和

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是徒知其和之名而

一於和蓋把尊卑上

見恣情徇己承上文而

欲不可行言如此而

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程子曰禮勝則維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和者樂之所由

夫禮既貴乎

和則凡為和

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於和不可行均矣言和則凡為和

歸以行見太於和方是弊時解歸咎於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  
宰詔曰子若知字非許東陽曰此說用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執衛君是墮禮前節是推原後節是防矣有子示人以謹始之道曰言行交際人之大節存焉世之悔於其終者亦以始  
不謹耳人當約信之始即慮其終之可復與否而求近於合宜之義則言必  
可踐而復也當致恭之始即慮其終之恥辱何如而求近於中節之禮則遠於內愧  
之恥外羞之辱也當因依之始即慮其終之可宗與否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

信近全旨

此章示人遠悔之要三上句是能謹於始三下句是無悔於終要知慎始即所以慮終故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不於復之遠之宗

之之日而後信之也即當其約信致恭因親之時而已可信矣但三者要淺看信是約誓非誠信也恭是儀容謙恭因則偶爾因依朱子謂近只是合曰近日不失必平日有精義明禮知人工夫方能如此

君子全旨

此章慕君子好學之心以勉人文勢有三折意實一氣相承不求安飽者正一

○子曰君子是謀道之人食無求飽二無字作不暇字看飽是足意居無求安居是安身安是安樂自便意敏於事

而慎於言慎是謹慎度其可言則言意就有道而正焉就親近意有道是事言之準正兼講明觀法二

可謂好學也謂是稱說好有汲汲求進意也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須合上三者方見得真好信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

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其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謂夫子示人以純心之學曰

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謂人之所以進於道者存乎

學然墜非難而好為難也惟君子食未嘗不飽而志無暇於求飽居未嘗不安而志無暇於求安一惟敏於所行之事以勉其所不足慎於所出之言不敢盡其所有餘

然猶不敢自是也必親就有道德之人以正其事言之是非焉斯南蔡虛齋曰好學誠有見於道之無窮無時無處而不在于學也可謂好學也曰

者務欲得乎道

其心於敏事慎言而敏事也。不求安飽者志在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功於道。慎言此心猶不自是。又必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欲使吾之道恰好無差也。

就正有道總是好學無窮之心。但好學二字在無求。敏慎就正數字內見得有孜孜不自己意。若缺一即不全矣。有道者此人之身與道為一也。就正隨事隨言皆就正。非待事言畢纔就正。可謂句是難辭。不是贊辭。

貧而章旨。此章見道無終窮學無止境也。首節是論貧富者守不如化下二節因其能悟而許之言詩俱在學問上說。通章以未若二字作主。以知來知字作骨。

貧而節旨。無詔無驕全是以理制欲。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子貢曰貧而無詔。貧是無財。詔是心困於無而屈於富。而無驕。富是豐財。驕是心恃其有而矜於人。無驕則處富而不為富所移矣。富而無驕。恃其有而矜於人。不為富所淫矣。何如。是問其人學。子曰可也。可在自守上說。未若貧而樂。未若是不如樂。

而好禮者也。好禮是凡事。詔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皆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願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貢先貧後富嘗用力於自守者。乃問於夫子。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曰貧易詔富易驕。人情也。今有人焉處貧不為貧困而無所卑屈。處富不為富動而無所驕矜。所造若此。果何如也。夫子曰貧無詔。富無驕。是不溺於貧富之中。而知所自守。視世之驕詔者異矣。其亦可也。然無詔猶知有貧不若貧而樂。心廣體胖併其貧而忘之。無驕猶知有富不若富而好禮。處善循理併其富而忘之。夫子答子貢之言如此。蓋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四如字指為學言。其斯之謂與。斯指凡學問而言。含之理不專。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蓋子貢聞言而悟曰。我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詞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言。是天

此章見道無終窮學無止境也。首節是論貧富者守不如化下二節因其能悟而許之言詩俱在學問上說。通章以未若二字作主。以知來知字作骨。

無詔無驕全是以理制欲。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子貢曰貧而無詔。貧是無財。詔是心困於無而屈於富。而無驕。富是豐財。驕是心恃其有而矜於人。無驕則處富而不為富所移矣。富而無驕。恃其有而矜於人。不為富所淫矣。何如。是問其人學。子曰可也。可在自守上說。未若貧而樂。未若是不如樂。

而好禮者也。好禮是凡事。詔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皆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願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貢先貧後富嘗用力於自守者。乃問於夫子。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曰貧易詔富易驕。人情也。今有人焉處貧不為貧困而無所卑屈。處富不為富動而無所驕矜。所造若此。果何如也。夫子曰貧無詔。富無驕。是不溺於貧富之中。而知所自守。視世之驕詔者異矣。其亦可也。然無詔猶知有貧不若貧而樂。心廣體胖併其貧而忘之。無驕猶知有富不若富而好禮。處善循理併其富而忘之。夫子答子貢之言如此。蓋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四如字指為學言。其斯之謂與。斯指凡學問而言。含之理不專。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蓋子貢聞言而悟曰。我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詞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言。是天

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子貢曰貧而無詔。貧是無財。詔是心困於無而屈於富。而無驕。富是豐財。驕是心恃其有而矜於人。無驕則處富而不為富所移矣。富而無驕。恃其有而矜於人。不為富所淫矣。何如。是問其人學。子曰可也。可在自守上說。未若貧而樂。未若是不如樂。

不足之辭下面未若轉身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方有力處貧多不堪其憂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

故以樂屬貧處富辭克由禮故以好禮屬富娶之貧而樂非樂于貧貧自有其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樂也富而好禮非是欲守其富乃自去好禮耳

詩云節言此節要寫子貢感悟自歎光景非問語切琢是無詔無驕影子磋磨是樂與好禮影子斯字指可也未若之謂引詩之意須放寬說不專在處貧富上

賜也節旨上句許以言詩要得鼓勵語氣下句推可與言詩之故始可與者言必如此人方可與言非自今始之說全重知來上往來字宜活看只是子貢觸類旁通意

不患全旨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始方也詩指全經言告諸往而知來者往是已言指貧富之道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是憂慮人該得廣凡君臣朋友皆是不已知是人不知己之善患不知人也不知人是

之是非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之善夫子示人以爲己之學曰邪正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君子之學求在我而已我

誠是與正六即人知之於己無加人或不不知於己無損不患人之不知也惟患不

知人之是非邪正耳蓋不知人則無以取是而舍非從正而遠邪此則所當深患也

章內兩知字不同上知字是只欲知

己之善下知字是欲兼知人之善惡

爲政第二凡二十章

北辰

此章示人為己之學夫子

艾于子曰北於患人不知己者下一轉

辰與極星是語患不知人直說向內去

兩件辰非星蓋自己見得道理然後能

乃天之樞紐知人自己道理不明如何

天動處所謂能知人可見知人正以為

天無星處曰已不然何異方人

辰是也緣人為政全旨

要認此為極此章言德化之盛欲為政

就傍取一小者知所尚也通重為政句

星謂之極星為政以德德不在政外所

其北辰則非謂科條之設皆以躬行心  
其極星也○得者運之也但以德則人  
朱子曰天圓百感化不見有為之迹非  
而動包乎地全無有為也此句已寓無  
外地方而靜為而民歸意下正詳此意  
處乎天中故耳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  
天之形半覆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  
乎地上半繞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  
乎地下而左其之譬天下歸之也  
旋不息其樞 詩三全旨  
紐不動之處此章夫子以讀詩之要示

○子曰為政以德 德是躬行心得之理以德是

星其之 之指北辰言眾星也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  
其是天下歸之象言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  
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

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 凡紀綱法度之施一以其躬行心得之德推之  
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凡紀綱法度之施一以其躬行心得之德推之

焉則無為而天下歸之譬如北極之辰尊居其所寂然不動而眾星皆四面旋繞以  
其向之也是可見北辰無為而眾星以情屬大君無為而萬民以德從此無為之化

同天之治也觀天象 輯語云首句只得半截語天下歸意  
不可以知德化乎哉 至眾星其方足出蓋借喻以全正也

○子曰詩三百 詩是詩經三百 一言以蔽之 一言蔽是一句辭 是斷 思無邪 思是

無邪是心也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言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  
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

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 夫子  
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示人

以學詩之要曰詩之為經自關雎以至殷武蓋有三百篇之多然其中有一言之約  
可以盡蓋全經之義者如魯頌駉篇曰思無邪是已蓋凡詩之言善者以為勸惡者

則在乎南北人首句是舉詩之全下是以爲戒其用皆歸於使人無邪思也則此有朱子曰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言之之端焉謂之揭詩之要重思無邪不重思無邪之一言豈不足以蔽全詩之義哉三百篇只是一思無邪析言之則一篇極者猶屋脊一言思字最當玩思既無中自有一思無邪一言以之謂極也然邪言行皆無邪矣須要發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

南極低入地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三十六度故總使人思無邪或問是作周圍七十二詩者發於性情之正否朱子惡以濟政

度常隱不見子曰鄭衛諸詩係本人自之不及者民免而無恥免是苟且免罪恥是羞道猶引道請先之也政謂法制

北極高出地作夫子存此以示戒安可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夫子示爲治者當審所尚曰政三十六度故皆謂得性情之正只要讀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謂刑德禮皆治道之不可缺者也

周圍七十二詩者思無邪耳道之章旨爲惡之心仍在也是上以法

北極之星正此章言治道之淺深欲人在常見不隱君審所尚也政刑德禮皆治民民亦以法應之如此

七十二度之爲治者所不可廢但以政指五禮有恥且格恥是恥其不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中常居其所刑不過使民遠罪以德禮

而不動其旁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兩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則經星隨天節雖平列要歸重下節

左旋日月五以政節旨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

緯右轉更送上二句言人君徒用法以使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右書若使道民

隱見皆是環爲治下言民心畏法以從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心德民固觀感而興起矣而稟有厚薄感有淺深之不一繞而歸向之治見政刑獲效之淺免是者又齊之以中正之禮抑其過引其不及則民不惟有恥於不善而且格以至於善

○子曰道之以政道是引民爲善以去惡政者法制示民使之爲善禁令戒民使不爲惡

齊之以刑齊是一其趨刑是驅民不得不爲善

○道之以德道是躬先倡率意德是躬行心得謂爲善去惡以爲天下先也

齊之以禮齊是躬行以率之則民

○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

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右書若使道民

使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右書若使道民

使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右書若使道民

使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右書若使道民

使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右書若使道民

○天樞有五刑之效無恥是政之效刑矣是上以心感民民亦以心應之如此

星其前一明即在政中不平者主太子其

二最明者大上二句言人君端本之治

乙主帝座其下言民有格心之化見德

三主庶子其禮獲效之深有德禮雖用

四主后其後政刑終是德禮之政刑有

一開得些子恥是德之效格是禮之效

而不甚明者禮即在德中不平

主帝都極星 吾十章旨

也○此辰知此章聖人自述進學之序

輪之較如磨以為學者法逐句皆從體

之臍如門之驗得來中間數而字正夫

樞未嘗不動子獨覺其進處須知是七

而動於其所十時之言自志學至耳順

故註云不動俱要做追述語氣總註不

如人主憂勞蹠等不半途是鐵板兩柱

無逸裁決萬 吾十節旨

幾而垂裳恭 吾字領起一章志學是徹

已人自不見始徹終事直須結裏在不

其作為之迹踈矩上志字最有力

三十節旨

此孰淺孰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補相形處自見不可全將政刑駁壞

○子曰吾子有五之時 而志于學 乃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 言人大學心之

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 講天子自敘其進學以勉人曰理以日進而

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講無窮功以積勤而有獲吾蓋身歷之而知

其然矣猶憶吾十有五之時而即有志於大學之道 三十而立 立是堅守得定

凡所以致知力行者皆於此端其趨而為之汲汲矣 三十而立 不為事物搖奪

有以自立則守之 講然向於道而已猶未得平道也積十五年持守之功至於三十

固而無所事志矣 講則道得諸己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搖外物不能亂守之極固

而無所 四十而不惑 是於事物上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講然知未至於

用志矣 無一毫疑惑 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講融通而守猶

假於用力又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進於四十則於道 五十而知天命 是知

之所當然者幾微必析毫釐必察知極其明而守更無事矣 講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

源頭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 講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

積十年至於五十則天命之賦於物而為事物所以然之故者 六十而耳順 是不

皆無不知悟發用之大原會萬殊之一本豈第不感而已哉 講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

無不通 言入心通無所遠逆 講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至六十

之境 言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言則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於耳而言

之理即順於心此自知命以來若 七十而從心所欲 是隨心不踈矩 不踈是不過

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者 是隨心不踈矩 意矩是借言

文券堂

此為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ongbook.com